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二〇〇二年中法法學交流基金會訪法報告

簡介法國「偵查法官」(LE JUGE D'INSTRUCTION)

與「重罪法庭陪審」制 (LE JURY)

服務機關：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出國人：職稱 檢察官

姓名：李山明

出國期間：二〇〇二年九月至十月

出國實習法院：法國 諾曼第地區

艾孚地方法院及法院檢察署

(Evreux, Normandie, de la France)

報告日期：二〇〇三年七月

報告人保留著作權

A4 / 009-03370

感 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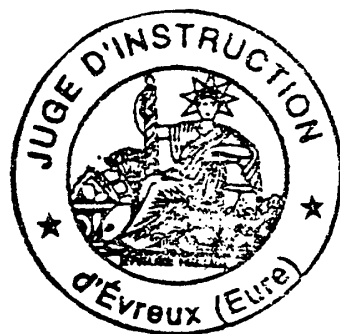
此報告得以寫成首先應感謝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 林輝煌博士，感謝他讓報告人有此機會前往法國考察，又在報告人出國前殷殷教誨，使報告人受益良多。

感謝法務部檢察司 蔡碧玉司長，及 洪光煊副司長，及原桃園地檢署 陳守煌檢察長及 姜貴昌襄閱主任檢察官，感謝他們在本署業務繁忙之中，仍同意讓報告人前往法國考察。

又亦應感謝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 邱美育組長，在行政上對報告人多所協助，幫助報告人在法國行前解決許多行政上問題，讓報告人得以順利完成本次行程。

感謝 法國在台協會及 法國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及地檢署之 邦諾偵查法官、 貝卡尼檢察長及重罪法庭審判長 穆沙及所有之艾孚地檢署檢察官。

沒有你們，也沒有本件報告之寫成。在此對以上諸位中、法司法先進致最深敬意！





【照片一】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



【照片二】森林區



【照片三】貝卡尼檢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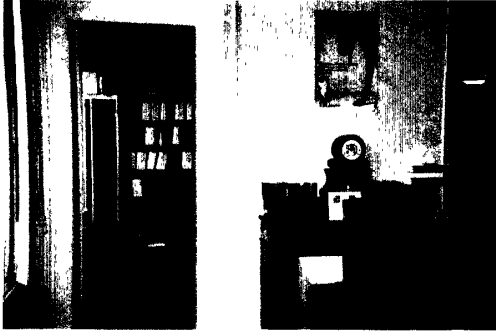
【照片四】艾孚市大教堂



【照片五】羅洪檢察官（左一）



【照片六】偵查法官邦諾



【照片七】偵查法官辦公室



【照片八】偵查法官的卷宗櫃和前來閱卷的女律師



【照片九】美斯樂檢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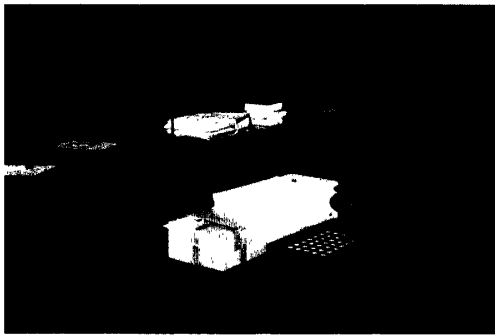
【照片十】穆沙審判長(中)



【照片十一】諾曼第監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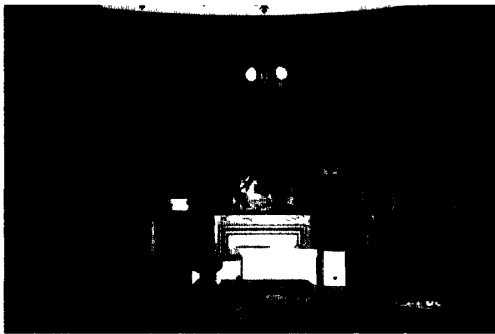
【照片十二】陪審團抽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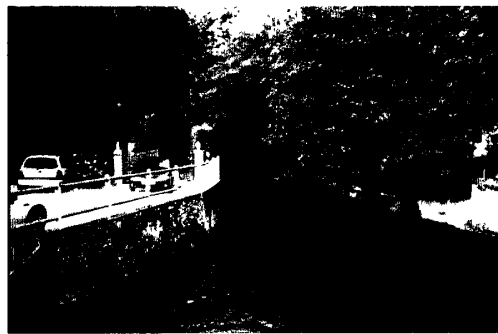
【照片十三】陪審團的籤筒



【照片十四】重罪法庭



【照片十五】審判長宣佈休息十分鐘



【照片十六】塞納河下游



法國諾曼第法庭檢察官席上的報告人

索引

一、序言	P. 4
二、流浪到法國	P. 5
三、初見皮耶法官	P. 6
四、登陸諾曼第的台灣檢察官	P. 8
五、檢察長貝卡尼	P. 9
六、偵查法官邦諾	P. 11
七、台灣來的實習偵查法官	P. 13
八、美斯樂檢察官	P. 16
九、重罪法庭穆沙審判長	P. 17
十、參觀諾曼第監獄	P. 18
十一、參訪經過心得及建議	P. 19
十二、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	P. 21
十三、法國偵查法官制度	P. 21
十四、重罪法庭陪審制之實際運作	P. 30
十五、陪審團之構成	P. 31
十六、陪審團之合議	P. 36
十七、不需裁判書的法國刑事訴訟制度	P. 38
十八、結論	P. 41

一、序言

二〇〇二年，報告人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李山明奉中華民國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指派，於同年九月間前往法國，以為期一個月時間（同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二日止），在法國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及地方法院檢察署實地考察法國司法制度運作實況。其中考察重點乃在參考法國司法實務制度如何運作，冀供我國變法參考。特別是本次報告人前往法國考察時點，係在我國刑事訴訟法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六日新修正公布之前。在此應先敘明者是，本次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其條文總共修正了一百三十三條，為歷次刑訴訟法正幅度中最大者，也是自八十六年羈押權修正、九十年搜索權修正、九十一年緩起訴修正以來修正幅度最大者。

惟從這些眾多條文修正結果觀之，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其方向已悄悄走向美國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其中原因雖有多端，於此暫置不論。然而可資吾等思考者乃在：美國式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否為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未來唯一且最佳選擇？綜觀我國此次刑事訴訟制度重大轉向，固有保障人權重大含義在內，但我們何不停下腳步，轉頭看看在受我國繼受刑事訴訟制度下之法國，其原本刑事訴訟制度亦受到重大挑戰，而該國對所遭遇到司法問題是如何面對？法國乃世界檢察官制度濫觴地，且係大陸法系刑事司法制度鼻祖，其相信其制度應有可觀之處。再衡諸我國目前刑事訴訟制度全面轉向美國而面臨十字路口，且又在世界保障人權巨大潮流衝擊下，報告人此時前往法國考察，參考在同一處境下之法國會有何因應作法，對我國而言，實具有重大意義，並可供我國改革參考。

我國司法官訓練所所長林輝煌博士，在報告人前往法國考察前，特別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下午三時許，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室召見報告人，對報告人此次考察之重點方向耳提面命，並指導報告人在法國考

察應注意事項：如該國文化觀對司法制度之影響，放大眼界不要拘泥於法國實務上法官、檢察官之辦案技術面，更要放眼法國司法制度如何與國際司法制度互動接軌，及法國司法改革究竟是自發性的或是被迫性的改革等問題，林所長行前指示對報告人而言實在具有深刻啟示。

林所長更附帶提示報告人，在法國考察時，盡量溶入法國人生活模式，尤其法國乃一文化大國，該國人民如何生活？其生活模式為何？在在都會影響該國司法制度。林所長並希望中、法二國間能堅定友誼，持續進行司法交流，並能夠有更進一步司法合作。

所長以上諸多重點訓勉及提示，使報告人有了明確考察方向，心情亦較為篤定；深感此行責任重大，相信必能勝任此行交付之任務。

二、流浪到法國 (中法法學交流之經過)

報告人在受林所長指示後，即受法國方面要求並接受其安排於同年九月間，以為時一個月時間，偕同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蘇佩鈺二人，共同前往法國考察。

我等二人於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十八時十分許搭乘台北往香港之華航CI六一五號班機前往香港，再轉機搭乘法航班機前往法國巴黎。因二地的時差七小時，即台北時間比巴黎時間快七小時，我等到達巴黎時間係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許。同日上午隨即依法國方面事前指示持推薦函前往巴黎市之EGID機構報到，接受該機構食宿安排及通知日後工作地點。該機構先安排我二人在巴黎居住一日，隔日再至巴黎市區法國司法官訓練所專門負責中法法學交流之承辦人皮耶法官報到，以得知二人工作地點。順帶一提者乃是法國的EGID機構，其法文全名乃是 (centre française pour l'accueil et les échanges internationaux

意即接待外國交換人員的法國文化中心)。該中心所接待人員除來自台灣地區外，還有非洲象牙海岸前來法國考察之象國法官、香港地區前來法國學習音樂的學生和德國政府派來訪問之人員等等，涵蓋全世界，不限文化領域、地域，足見法國政府對其本國文化、制度深具信心，不斷的邀請各國不同領域人才前往法國考察，擴大法國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同時法國政府也藉著人員之交流，派員到全世界各國汲取不同經驗以供法國參考，法國這個國家，其歷史雖然悠久，但仍不故步自封。

三、初見皮耶法官 (Monsieur MAITREPIERRE)

我和蘇檢察官於巴黎市第十區之Comfort旅館稍作安頓後，於隔日上午十時許，前往位於巴黎地方法院、聖母院及塞納河旁之河邊路三號法國司法官訓練所巴黎辦事處，拜訪該國際部承辦人皮耶法官，皮耶法官專門負責中、法二國間之法學交流事宜，曾經來過台北，對台灣之司法制度及風土民情有一定程度瞭解，而且為人十分和善，沒有任何架子，在其身上看不出有任何法蘭西民族的自大感。這種法蘭西民族的優越感在法國人身上時常見到，但在皮耶法官身上並不存在，這是我十分欣賞皮耶法官的地方。皮耶法官特別強調，在法國工作，英語並非暢通無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阻礙。就這一點，我們往後在法國的日子，證實皮耶法官所言不虛。但在當日，皮耶法官遇到法語也無法和我們二人溝通的時候，也不嫌棄的以英語詳加解釋一番。我們二人也向皮耶法官請教工作的地方，問問他是否我們二人能在法國的同一法院實習。說實在的，我們二人遠渡重洋到此，人生地不熟，如果能互相壯膽照應，應該比較不害怕！

皮耶法官面露微笑的說：「因為貴國從來沒有同時一次派遣二位檢察官到法國來考察，法國方面考慮的結果是為了讓你們二位夠在法國有不同的收穫，因此決定讓你們在不同的地點工作。」聽了皮耶法官的

回答之後，我倆心涼了一半，原本二人在台灣出發前講好要互相照顧的，現在卻在法國要各奔東西。此時之心境宛如「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

蘇檢察官工作的地點在巴黎，報告人工作的地點則要離開巴黎，獨自前往諾曼第地區首府艾浮(Evreux)地方法院及地檢署【照片一】(註：法語艾孚這個字是報告人以法文發音自行翻譯而成)各在該地區工作一個月。

在法國法庭上使用之語言為法語自不待言，且法國人並不熟練英語，工作上均使用法語，因此皮耶法官要求我們二人一定要達到法語的基本程度，由於報告人通過法語DELF考試測驗，再加上二〇〇二年五月間曾前往法國中部杜爾地區(Tour)的語言機構學習法語一個月，因此內心稍稍卸除恐懼感。而皮耶法官也對筆者二人充滿了信心，畢竟一個台灣人能够在法國且又是在法國的法庭上工作，這種機會並不多，若非具有基本法語能力，相信不容易勝任工作。

在此次前往法國考察，報告人已勤學法語，此刻接受考驗的時間終於到來。皮耶法官告訴我在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時，指導我學習的法官為艾浮地方法院的邦諾法官(Bennoir)，要我持推薦信自行前往諾曼第找邦諾法官報到。

邦諾是該法院的偵查法官。法國與中華民國的司法制度有所不同。法國的司法制度，在偵查階段除檢察官外，還有一種偵查法官(Juge d'instruction)制度，而偵查法官的工作等同我國檢察官的工作內容(法國檢察官不開庭，也不書寫起訴書，國內學者有認為法國偵查法官其性質是預審法官，但據我在法國考察及對照法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後發現並非如此，理由容如後述)。

四、登陸諾曼第的臺灣檢察官

在和皮耶法官談話之後，報告人便依皮耶法官推薦指示並帶著艾孚地方法院邦諾 (Bennoir) 法官同意我前去實習的信於九月一日前往諾曼第報到，開始了以下四週的工作內容，因為受限於內容篇幅，本章僅簡略的報告我在法國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四週以來的工作大概，最後再附上心得及建議，以供法國在台協會及我國法務部參考。另外有關本次考察重點「重罪法庭陪審制」則於後面章節具體說明。

第一週：九十一年九月二日至九月六日

九月一日下午，我提前自法國巴黎北區聖拉札爾車站(Gare St-Lazare)出發，單獨前往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的艾孚地方法院報到，由於住宿旅館已經過Egide機構安排好了，我只要前往該市找到旅館即可。但是拖著二大箱行李，單身前往諾曼第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何況住的地方離工作的地方法院多遠也是未知數，人生地不熟，此時才覺得有些可怕。

從聖拉札爾火車站的時刻表看從巴黎市到艾孚市，坐火車約費時五十五分許，但法國的火車車速較快，我私自打量二個城市間大概是台北到苗栗間的距離。

火車遠離了巴黎市區後，便是一望無際起伏不斷的森林和丘陵，一片鄉村景象自窗外像風景明信片般的映入眼簾，看在眼裏的盡是溪流、森林、草原和蜿蜒起伏丘陵上成群的牛群，原來法國諾曼第附近是法國有名的乳酪、牛奶等產區。隨著火車在森林和溪流之間穿梭，偶而也會看見野生的鹿群安祥的出現在溪邊飲水，令我這個台灣檢察官看得十分著迷，沒想到法國城市和鄉村景象竟是如此鮮明，十分鐘前人還在五光十色、令人心猿意馬的巴黎市區，十分鐘後，整個心情竟然可以隨周圍環境轉換而成為「侶魚蝦而友麋鹿」般淡泊心境，就環境保護而言，法國真是一個令人讚嘆的國家。

抵達艾孚市區後竟發現 Eglise 機構安排我住的地方是在艾孚市的森林區，四週都是森林【照片二】，沒想遠渡重洋到了法國，我竟要在法國諾曼第森林區內住一個月，這時越來越擔心往後在法國實習的日子該如何渡過。艾孚市並不大，市中心在長型狹谷內，往西北海邊處延伸可達二次大戰盟軍登陸時海灘，但艾孚市地理上看起來似乎不是一個戰略要地，市區像一個盆地，易攻難守，四周隆起高處即是森林居高臨下，而我住的旅館即在高處的森林區內，該旅館屬三星級，設備十分齊全。惟對我而言卻是十分不方便。因我上班的艾孚地方法院在市中心，上班時要搭市內三號公車離開森林，進入在山谷內的市中心，通車時間大約三十分鐘。又因為艾孚市的人口不多，僅約五萬人左右，所以公車班次並不密集，要命的是末班車竟然在晚間七點即已停駛，我一看公車時刻表即知不妙，心想以後遇有加班，可能要從市中心的法院走上坡回到森林裏的旅館去了。沒想到我這樣想，竟然自我預言實現了好幾次。

安頓好了行李，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入睡。隔日上午九時許，我帶著邦諾法官的同意信，先前往艾孚地檢署找該地檢署檢察長貝卡尼（Monsieur Jean Berkani）報到。

五、檢察長貝卡尼（Monsieur Jean Berkani）

貝卡尼檢察長【照片三】，年紀約五十歲左右，有埃及血統，目前的身分是代理檢察長，正在等待法國總理席哈克的正式任命。貝卡尼檢察長先介紹艾孚地檢署的轄區及艾孚市的歷史，檢察長說艾孚市在二次大戰期間全市除了市中心的大教堂外【照片四】，全都毀於德軍的戰火，該市曾被德軍佔領。因此現在市區內的建築物都是在二次大戰後重建的，市容狀況並不古老，艾孚市的人口雖然只有五萬人，但該市屬諾曼第高地地區的行政中心，管轄人口數在全諾曼第地區約有數十萬人左右，轄區並不小。貝卡尼檢察長並大略的簡介了該地檢署現況，

說現在共有八名檢察官，約有五十名法官等。貝卡尼檢察長對臺灣雖有點印象，但仍不太清楚，他問我臺灣位在亞洲那裏，有多少的人口，講什麼語言，法官及檢察官是如何產生，全臺灣有多少檢察官？我答說臺灣現在約有二千三百萬人，大約有六至七百個檢察官，檢察官是由考試產生。檢察長聽我說二千三百萬人口約有六至七百個檢察官後。自己也算了算法國檢察官與其人口之比例，說這樣的比例大約和法國相當。

貝卡尼檢察長同時也問我，對法國制度有沒有特別想瞭解的地方呢，我說有，我知道法國刑事訴訟制度中有陪審制，我這次來，就特別想對此一制度作深入瞭解。檢察長說沒有問題，但依照法方安排的時程可能在第二週才有重罪法法庭（Cour D'assis）實習的機會，到時候他會介紹重罪法庭審判長讓我跟他實習。檢察長又介紹了未來二週在該地檢署負責接待我（或者說是指導）的女檢察官羅洪（Laurent）【照片五】，羅檢察官出生於法國南部靠近西班牙庇里牛斯山區附近，未婚，體型稍胖惟十分熱情，但性情多變有些難以捉摸，時好時壞，像極了標準的法國人，往後在艾孚地檢署的日子我受其幫助不少，但有時也莫名其妙的受其脾氣所累。不過這是後話。

當天和貝卡尼檢察長會談後，我即取出預先準備一幅掛軸中國畫（鍾馗），送給貝卡尼檢察長，貝卡尼檢察長見到這一幅長相兇惡、怒目拔劍的鍾馗畫像，簡直愛不釋手，一直提出問題問我。因為法國人對我們中國人物造型及中國字原本即十分著迷，他一面欣賞著這幅畫，一面要我解釋畫中人物由來，我用簡單法文介紹鍾馗是中國的抓鬼大師，手持寶劍象徵著剷除人間所有邪惡的人與事，正和我們檢察官工作內容相符，檢察長看了十分高興，又問了畫中文字內容及下方落款印章，我說中國畫作者都會在畫中以紅色印章落款並題字，他聽了嘖嘖稱奇，說的確和法國畫不一樣，他一定會好好欣賞。貝卡尼檢察長同時也回送我一個諾曼第地區法院的圓形陶製徽章，中間是一隻歐洲

中古時期的神獸，徽章上寫滿了拉丁文，貝卡尼檢察長以法文解釋那些拉丁字給我聽，但他所使用的法文太深奧，我有聽沒有懂，但還是十分感謝他。

六、偵查法官邦諾 (Bennoir L'huisset)

該日下午檢察長便帶我去見地方法院的邦諾法官【照片六】，邦諾法官的辦公室就在檢察長辦公室的正上方。邦諾法官三十歲出頭，出生於法國西部靠近大西洋岸的海港大城拉弗謝勒 (LA ROCHELLE)，身高一百八十幾公分，金色頭髮和尖挺的鼻子，對自己的外表十分有自信，這是後來我和他閒聊時才得知，也是他來臺灣訪問時臺灣女生給他的自信。他的小男孩在我到艾孚市時出生剛滿一個月。

邦諾法官曾於一九九八年來過台灣，在台灣司法官訓練所交換學習了二個月，也曾在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實習過，不會講中文，對台灣的司法制度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他在臺灣也有不少的朋友，像黃玉垣主任檢察官等都是，他見到我十分高興，貝卡尼檢察長要我先跟邦諾法官開始本週的工作。

要先介紹的是，法國偵查法官辦公室有三大間，內間是偵查法官個人上班地方，書記官則在外間上班，二間辦公室以門相通，二個房間緊緊相連，坪數各約五坪左右【照片七】。偵查法官在內有事叫書記官時書記官仍可聽見，又外間是偵查法官開庭所用的地方，但也不是每天開庭。所謂的開庭，仍是在外間辦公室內，在書記官前面擺一張桌子而已，偵查法官開庭時僅須從內間辦公室走出來，坐在書記官前面的桌子，這時偵查法官面對著被告，二人面對面坐著，書記官在偵查法官右手邊的電腦桌前，而我則坐在偵查法官與書記官間旁聽紀錄。

邦諾法官告訴我，法國偵查法官開庭時不穿法袍，被告開庭時一律和偵查法官平起平坐，甚至押解被告的法國警察與辯護律師及被害人家

屬全部面對著偵查法官坐著，我因為坐在邦諾法官之後，因此看得見被告和家屬、律師等人的表情，但除了我們這些人外，偵查此時仍是不公開，所以辦公室外的門都是關住，但奇怪的是，在偵查法官處所作之訊問筆錄，並沒有錄音。我問邦諾法官，邦諾法官說法國的刑事訴訟法並沒有警訊及偵查筆錄要錄音的規定，我問他理由何在，他說他們的司法制度信任他們的警察、法官和檢察官，而且沒有錄音的必要。但我又問說如果被告爭執筆錄的正確性時又該如何？他告訴我說可以當場更改。

就這個問題，後來我在重罪法庭時才知道為什麼法國的警、偵訊筆錄根本不須要全程錄音，其理由所在。原來法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並不依賴被告之警、偵訊筆錄。被告固可於審判時翻供，但製作筆錄的警察及鑑定人及警訊中之證人必須在審判中確實到庭，就其製作筆錄真實性及證言，及鑑定報告內容親自重複說明一次，接受審判長的詢問及被告律師的詰問。又檢察官也必須全程到庭舉證（關於偵查法官與檢察官間之互動詳如後述），所以即便筆錄不實，被告在審判時可以翻供，但因為審判原本即不專以筆錄為證，被告翻不翻供其實並不有何影響審判結果。換句話說，法國重罪法庭審判時端賴陪審團相信被告言詞辯解與否，陪審團九名平民法官成員及三名職業法官（審判長除外）在審判當日及之前並沒有接觸偵查卷宗之可能，因而被告的辯解要是能夠說服陪審團，即便審判時與警偵訊筆錄中所說完全不同，被告也有可能獲判無罪，反之若筆錄若是造假，也禁不起審判當日被告辯解及律師詰問而現形。

因而筆錄製作過程全程錄音之迷思乃因此破解，因為法國人審判中不相信也不懷疑（此乃是重點）筆錄真實性，他們相信的是製作筆錄的這個人在審判庭所說的話，所以製作筆錄的這個人（同時也是刑事案件的承辦人）一定要在審判時到庭接受詢問，用言詞來證明其所製作筆錄之真實性，除此之外仍須有其他證據佐證。

在這種情形下筆錄製作錄音的目的，僅剩下防止被告受到警方刑求的目的而已。但如上所述，一個不依賴警、偵訊筆錄的司法制度，刑求又有何用呢？這句話的意思是，法院既不依賴筆錄審判，如果被告遭受刑求，而其刑求程度能壓抑被告自由意志使其在公開審判中仍然坦承其所作所為，陪審團在公開審理中自當相信被告所言為真，至少在公開審判這個時點，被告並沒有遭到刑求，因此法院依照被告所言定其罪刑，被告與審判者相互均無遺憾。

而若被告在審判時對刑求提出抗辯，不正就是為了要翻供嗎？但問題又在於，審判既不專以筆錄為證，被告所說的話仍以審判時為準，因此並沒有翻不翻供問題，僅有陪審團相信與不相信問題而已，從而筆錄錄音與否，以此角度思考始可理解，法國人為何會採取訊問筆錄不必錄音作法。

七、臺灣來的實習偵查法官

邦諾法官給我的工作，要我在外間辦公室內先閱卷，例如隔天早上要開庭的卷，要我今天先看，以便熟悉案情。邦邦諾法官問我要看什麼卷宗，我看他坐位對面的卷宗櫃雖有三大櫃【照片八】，但比起我們臺灣檢察官的卷宗動輒數百件來說並不壯觀，更何況三大櫃的卷宗是包含影印卷，也就是說法國人任何文件均有備份，筆錄等均須影印一份留在偵查法官處，裝成另一卷宗，但不以釘書機裝訂或任何處理，所以卷宗一打開通常會散成一堆，閱卷時間一久，閱卷者常常在卷宗堆裏找來找去。我私下打量邦諾法官的卷宗並不多，大概僅有六十件許，我問邦諾每個月收案件數如何，他說平均一個月約八件左右，我說太少了，怎能與我們臺灣的檢察官每個月六十多件相比呢！他笑說，他知道我們臺灣的檢察官工作量很大，但在法國不是任何案件都要進入法院處理的，以後我會知道的。

邦諾先講解法國實務上卷宗是如何製作及歸類。大抵是這樣，法國偵

查卷宗以顏色分類，共有紅卷皮、綠卷皮、橘卷皮等三種分類。紅卷皮就是我們所稱預審（即偵查法官偵查中卷宗，含警察筆錄），綠卷皮是監獄中的卷，通常是指被告在押執行中的卷，橘卷皮則是被告心理分析卷，在法國每一被告均須至偵查法官指定的心理分析師處，分析其心理狀況，以供陪審團定罪參考。「你想看什麼樣的卷宗呢，我的卷宗你都可以看」邦諾法官笑著對我說。

「給我一個最簡單卷宗！」我心裏想說邦諾你別開玩笑了，這裏不是臺灣，這些都是法文卷哪！我那能看什麼樣的卷宗，你沒看到我中文字典不是隨身攜帶嗎，你難道不知道我的法文僅有簡單的程度嗎？邦諾彷彿看透我的心思說「就看這宗強暴案卷，案情還蠻簡單，被告現在被關在諾曼第監獄。」。

邦諾法官將全部卷宗倒放放在我眼前說「在法國，看卷宗要倒過來看」。

「為什麼？」我不解的問。

「因為法國的卷宗處理方式是將最新的文件放在最上面，所以案情要由下往上看，卷宗自然要倒過來」。

邦諾同時要我坐在他開庭的桌子閱卷，他則在裏面辦公室打電腦，對卷宗內容有疑問可以直接問他。

我趁機追問邦諾法官，在法國偵查中被告，其羈押期間是多久。邦諾法官說在偵查階段，被告最長可以羈押一年，但必要時可延長半年，延長羈押與否均由同一偵查法官決定，但一年半後偵查法官如認為沒有調查必要或沒有足夠證據可使被告定罪，便須釋放被告。釋放被告後，偵查法官或檢察官並不像臺灣一樣要為不起訴處分，僅以

（NON-LIEU）之命令通知檢察官即可。案件並不因此結束，僅暫時擺著，案件有可能持續十年二十年直到有新證據出現再續行偵查，法國

人並沒有我國不起訴處分須製作不起訴處分書制度，唯此一作法各有優劣，就被告而言永遠有受到訴追的可能，但對檢察官或偵查法官而言，卻少了書類製作上的麻煩，更可以全力偵查犯罪。於是我開始了在法國的實習生涯，距離我離開臺灣司法官訓練所已經七年，沒想到我又重新當起了學習司法官，但這一次學習的地點卻是在法國諾曼第法院，閱覽的是法文卷宗，還是倒著閱卷，實在夠特別了！

因此邦諾法官不開調查庭時，我就在偵查辦公室內利用開庭桌看卷，他雖然沒有硬性規定我，但我完全是依照邦諾法官的工作時間坐息。感覺上在法國工作比在台灣工作壓力還大。法國人上班時間早上八點或八點半，下班時間下午五點至五點半（八點到者五點可走，以此類推），中午沒有午休時間，僅有一小時的用餐時間。但法國人實在很愛喝咖啡，只見書記官和隔壁的偵查法官不時的在沖泡咖啡，法國人上班時喝咖啡的習慣好像我們在辦公室喝茶一般。

實習第一個禮拜僅剩四天就在邦諾法官辦公室內閱卷，以及陪邦諾法官開了十個偵查庭，並閱覽四個卷宗，有強姦案、殺人案、及竊盜等案，邦諾法官並准許我影印卷宗參考。在這段時間中才逐漸發覺自己的法語閱讀能力比法語聽力強，又法語聽力又比說話的能力強。如果有文字可以閱讀，我都可以理解。但在與法國人交談時，很多時候我已經懂得法國人在說什麼，但當我回答問題，法國人要稍微想想才會知道我在說什麼，雖然最後他們都懂了。但是我想想沒關係，這只是剛開始，可別氣餒要加油，我總是這樣安慰自己。

總結這一週的工作重點是在瞭解偵查法官的工作。有關偵查法官與檢察官工作性質如何截然劃分，容後說明。

第二週：九月九日至十三日

本週工作內容如同上一週，但閱覽的卷宗變厚，案情變複雜。而開庭

的次數也增加了，但因為天天講法語、看法文、聽法文，我的法語能力，已經有稍微進步。由於工作內容和上一週完全一樣，因此略過不表。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週五上午貝卡尼檢察長跑來邦諾法官辦公室找我，要我前去重罪法庭觀摩重罪法庭之審前會議，也就是陪審團成員之抽籤及其形成過程，因為上一週我和檢察長交談時已有和他談過我對法國陪審制的高度興趣，因而檢察長便提前安排我去觀看，並且介紹另一位女檢察官 Meslem。

八、美斯樂檢察官(Meslem)

我將其名字翻成美斯樂【照片九】，寫成中文給她並解釋說美斯樂是又美麗又快樂的意思，她很高興將我寫給她的中文名字留下來保存著，說你們的中文字好像圖畫，又問我學會寫中文字要花多少時間，這個問題倒把我問倒了，我停下來扳扳手指回想我從小到大學寫國字的經驗說「大概要五、六年吧」「太辛苦了」美斯樂檢察官回說。

已婚的美斯樂檢察官，家在巴黎市有二個女兒，先生是巴黎的執業律師，她本人也是二年前剛從律師轉任檢察官，一直想轉調進去巴黎地檢署，美斯樂檢察官人蠻客氣，不會講英文，也不准別人和他講英文。也是一個大煙槍，每天要一至二包的香煙，不論何時見到她都是手持著香煙，她的辦公室永遠充滿煙味，在法國女性抽煙的比例比起男性來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美斯樂和貝尼卡檢察長一樣有埃及血統，這事也是美斯樂檢察官告訴我的，她又告訴我說，貝卡尼檢察長有旺盛的企圖心，可望更上一層樓，這件事，我倒也看得出來。在中午休息時也常看到她到塞納河下游旁的 FNAC 買文具給她的二個女兒，她看到我這個臺灣檢察官也十分有趣，說隔天早上十點要我和他去重罪法庭，而且下一週工作重點也是在該重罪法庭。

九、重罪法庭穆沙審判長

(Le President Michel Mouchard)

這時重罪法庭審判長穆沙【照片十】也來了，是貝卡尼檢察長請他過來見見我這個臺灣來的特別訪客。穆沙長審判長，身材瘦長帶著一副黑框眼鏡，說起話來不疾不徐、五十多歲，看起來很有學問的樣子，中午午休時間時常看到他獨自一人在法院後方塞納河旁看野鴨戲水。他也同意我到該法庭內實習，所以該週五的重點在重罪法庭內見習陪審團審前會議，有關陪審團之審前會議容後章節敘述。

第三週：九月十六至九月二十日

這一週工作內容是在重罪法庭參與審判，見習法國的重罪法庭審理制度，從陪審團如何產生、到法庭審理順序、陪審團如何合議、檢察官及律師如何辯論、法官如何宣判及判決書製作等等問題（仍詳見後述）。我就這一部分甚有興趣，而且有些疑問均獲得審判長穆沙的指導而釋疑，而我也不放過任何機會，找到機會即四處找人請教問題，包括重罪法庭的陪席法官、陪審團成員、庭丁、甚至法院院長也被我問了一大堆問題。

總計本週開了三個審判庭，其中甚至有一件是引起全法國矚目的路易斯波松連續殺人案件（Louis Poirson -Tueur en serie de l'Eure）。法國重罪法庭審理是連續開庭，所謂連續開庭是實實在在連續開庭，今天沒有審理完，明天一定繼續，沒有任何間隔。一定要審理到宣判為止，陪審團審理至被告有罪心證時就直接宣判，沒有心證時即宣判無罪。並沒有一個庭期審理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多年並無法結案之情形，所以像我國法院繫屬的訴訟案件經年累月無法審理終結，對法國人來講簡直是匪夷所思。貝卡尼檢察長曾經問我，在台灣像這種殺人案件要審理多久，我回答說可能要二、三年吧。他聽了大笑說「真不可思

議，在法國我們審理二天就宣判了。你一定要再跟我說說你們臺灣有趣的事情給我聽。」貝卡尼檢察長似乎語帶嘲笑的向我說這番話，但我知道案件經年累月審理仍無法終結情形，乃是臺灣司法制度最令人垢病之處。

最近台灣有名的宋七力詐財案，纏訟了七年至今仍無法結案，蘇建和殺人案纏訟了十多年仍無法定案，便是極端的對比。總言之，法國司法雖有冤獄，但絕無遲滯，但臺灣司法制度不僅無法做到沒有冤獄，連基本的訴訟遲延也做不到，要改善訴訟遲延，似可參考法國人採用重罪法庭陪審制，以加快審理速度。

十、參觀諾曼第監獄

週五下午貝卡尼檢察長請羅洪檢察官帶我去參觀諾曼第監獄【照片十一】。諾曼第監獄位在艾孚市郊附近，外表看起來並不像監獄，倒像是法國西北部常見的不列塔尼半島建築。建築外牆有鐵絲網，數棟四層樓般的建築圍成類似我國八卦陣似的圖形，在各棟建築之上再共同罩上一透明採光之天花板，形成一八卦形狀，犯人則分居在八卦建築的各棟，監獄管理人員則位於八卦的中心監視。犯人雖然在監獄之中的各樓房可以自由行動，但出入各樓層均須經過八卦建築中心點。因此諾曼第監獄就像天羅地網般的罩住犯人。

監獄內設備有電腦教室、畫圖教室、健身房、祈禱房、語言教室、圖書室、廚房、保健房等，並有一個附有高牆圓形運動場，設備十分先進，和我國監獄設備相等，後來我才知道邦諾法官的太太也在該監獄內擔任職務。我隨著前一個案件宣判後的陪審團成員進入參觀，引來監獄內人犯注目。我問典獄長，他說監獄內現在沒有關台灣人，大家都很好奇台灣是在那裏，我大略簡介了臺灣一番，同時也注意到這監獄沒女性受刑人，典獄長說諾曼第地區的女子監獄是在上訴法院所在的忽翁地區（Rouen），不在這裏，到法國參觀諾曼第監獄倒是特殊經

驗。

第四週：九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二十七日

本週重點是在艾孚地檢署內觀摩他們的工作內容，包括檢察官如何值班、警察人犯移送後處理情形、檢察官在輕罪法庭如何論告、如何製作簡易書類、檢察官會議如何召開、檢察官對檢察事務如何分配，並有艾孚地檢署檢察官會議召開情形，亦頗有意思，亦略過不表。

以上就是報告人在法國工作一個月的粗略內容，因本次報告重點著重在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其他部分僅能約略稍作報告，請見諒並賜卓見。

十一、參訪經過之心得及建議

心得：

本次赴法國參訪一個月，感想頗多，僅略敘其一、二。

- 一、感謝法國在台協會、法國司法官訓練所、法國政府、台灣的司法官訓練所、法務部等單位能讓報告人有機會前往法國訪問，促進二國間的法學交流並讓報告人有擴展視野的機會。
- 二、法國偵查法官及重罪法庭陪審團制度，有值得臺灣參考之處，此詳如後述。

建議：

- 一、本交流計劃對台灣司法制度有極佳參考價值，尤其在我國司法制度走向完全偏向美式司法制度時，此一交流計劃仍有繼續推動必要，因為法國司法制度有其特殊於美國之處，此一優點不應被忽

略。

二、對派赴前往法國之檢察官，應繼續加強法語能力。

三、對法國派來台灣之學習司法官，應本於國與國間平等原則，要求法方命其學員也要好好學習基本中文會話能力，以示二國間之公平。

四、對我方派往法國考察檢察官，每年均應有一考察主題，而每一主題不應重複。例如今年考察的重點是第一審的某一部分，或是第一審的全部，明年就應考察第一審以外主題。如此每一次派出國檢察官都負有任務，回來寫的報告組合起來，便如同拼圖一般拼湊出法國司法制度全貌，此不僅符合經濟效益更符合本計劃目的，也能達到國家派員出國用意。以報告人為例，報告人在接獲通知可以代表國家前往法國時，即詳閱法文資料，擬定本次考察主題為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度，擬對法國重罪法庭實務運作進行深入瞭解。又因重罪法庭與偵查法官制度有密切關係，因此報告人亦需對偵查法官制度作全盤瞭解，以不枉國家派員出國考察目的。

十二、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

在介紹法國陪審制前，有必要先對法國刑事司法制度基本流程作一介紹：

法國刑法（及其有刑事處罰之行政法）將所有案件畫分成三大類，因而讓這三種類型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因此其偵審程序也截然不同。【見附件一】

在法國須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之案件分別為：

（一）重罪：CRIME

（二）輕罪：DELIT

（三）須科處罰金之刑法及違警罰法案件：
CONTRAVENTION

而何種案件屬於重罪或輕罪，法國刑法自有規定，於此略過不提。屬於重罪案件，必須由檢察官書寫一份最初偵查聲請書（Réquisitoire Introductif，見附件二）聲請偵查法官偵查。因此制度與我國截然不同，且我國對法國偵查法官實際運作情形亦有誤解，有必要稍作解釋。以下簡介偵查法官制度後再介紹重罪法庭陪審制，因二者有相當關連。

十三、法國偵查法官制度

因法國檢察官本身沒有搜索權、扣押權。也沒有偵查庭，也沒有每一檢察官固定配置一個書記官，也不開庭。案件初發生時，員警雖向檢察官報告，但檢察官也僅能以口頭向員警指示案件該如何進行之口頭指示權限而已。

但在重罪案件檢察官認有搜索或扣押或羈押被告時，檢察官本身又沒有強制處分權，但又想偵辦該案件時，他又該如何？這時，檢察官就要如上所述的書寫一份聲請書，向偵查法官聲請由該偵查法官開始偵查，但自檢察官提出上開聲請書後，案件進行即完全由偵查法官主導，檢察官並無任何置喙餘地，檢察官僅能從偵查法官通知檢察官之命令中得知偵查法官偵查方向和進度，並且檢察官不得訊問被告及相關證人。若檢察官在聲請偵查法官實施偵查，將案件進行至某一種程度始書寫聲請書，再聲請偵查法官偵查，固有可能。但偵查進行須有強制力，若對被告及其以外之人其人身自由及財產涉及強制力，檢察官不得為之，關於強制處分權勢必由偵查法官行使，因此只要案件由檢察官向偵查法官提出聲請，其偵查方向及結果完全脫離了檢方的掌握，從制度上看，案件在此時即繫屬於偵查法官，但仍未達起訴階段進入重罪法庭。又聲請書其內容甚為簡略，稱不上是起訴書，就我國人觀點有認為這時候被告已遭起訴，我的看法略有不同，認為此時被告並未被提起公訴，仍僅屬偵查程序而已。

其理由何在呢？

第一、在這個時刻，被告犯罪事證有無尚未經查證，根本構不成起訴，充其量僅係類似我國內勤檢察官對內勤法官聲請書，但又大不相同，因我國內勤法官對檢察官聲請案件（如聲請羈押或勒戒）為准駁後，案件主導權及卷宗又回到檢察官處。但在法國，偵查法官遇有檢察官對重罪案件提出聲請時，案件立即繫屬於偵查法官，由偵查法官繼續進行偵查，原先卷宗並不回到原本聲請檢察官處，原本聲請檢察官及檢察署隨即脫離偵查主導權。換言之，往後有關搜索被告、逮捕被告、延長羈押、測謊、鑑定、解剖及證人等偵訊均由偵查法官主導之，檢察官完全無法置喙。就這一點而言，法國檢察官上項聲請書，其性質僅能視為【啟動偵查請求書】而已。

第二、再者，偵查法官偵查後若認被告犯行確鑿，認應使被告進入重罪法庭審判時，其應再以命令（Ordonnance），命原先聲請偵查法官偵查之檢察官，向偵查法官提出一份聲請起訴請求書（REQUISITIONS AUX FINS DE MISE EN ACCUSATION DEVANT LA COUR D'ASSISES）【見附件三】，偵查法官此時再書寫一份起訴書（REQUISITOIRE DEFINITIF）（或稱之為交付審判書，嚴格上到此一程度始得謂偵查程序結束認為起訴）【見附件四】送由重罪法庭進行審理，重罪法庭此時再視案件性質，與檢察官討論後排定開庭時日，一日或二日不等，最長可能長達一個禮拜。而案件會進入重罪法庭由陪審團審理，關鍵係在於偵查法官偵查結果，並由偵查法官書寫起訴書交由重罪法庭審理，重罪法庭並不直接受理檢察官之【聲請起訴請求書】。且重罪法庭審理被告，其審理依據乃係偵查法官所書寫之起訴書（或稱之交付審判書亦可），在該起訴書中，明確記載被告所為犯罪事實、證據並所犯法條。朗讀偵查法官起訴書甚至是陪審程序開始時，重罪法庭書記官（非檢察官）必須踐行之步驟。由此觀之，法國檢察官就重罪案件聲請偵查法官偵查之【聲請起訴請求書】，並性質不能等同於案件起訴書，於此須先澄清。

第三、如果偵查法官依檢察官聲請後發動偵查，就其偵查結果，認被告犯嫌並不充分，或其自認起訴後並沒有在陪審團面前將被告定罪把握時，偵查法官仍然會以（Ordonance NON-LIEU）命令通知檢察官，表明本件無法構成起訴【見附件五】，但原檢察官可以對這項命令向上訴法院提出抗告。

第四、在偵查法官偵查案件中，可能發現與本案有關及相牽連之被告或犯罪事實。例如偵查法官發現另有某甲者是本案共犯，或本件被告除涉犯強姦罪外另涉犯有殺人罪嫌時，偵查法官仍不得

本於其偵查權限逕自對某甲或被告殺人罪部分為強制處分，偵查法官也不能如同我國作法自行簽分案偵辦，偵查法官應再發出一份命令，通知檢察官命向偵查法官提出一份追加偵查聲請書【見附件六】，但如果檢察官不同意偵查法官所為通知命令，偵查法官應立即停止就甲部分及殺人罪部分偵查。就這一點，檢察官似仍保有監督偵查法官之權限，在法國刑事訴訟制度，檢察官與偵查法官是有某種程度上制衡意思存在。反之在被告罪證確鑿，檢察官卻和偵查法官連手打擊犯罪相處得十分愉快。這時候檢察官若和偵查法官相處有默契，檢察官聲請某一特定偵查法官偵查案件大部分會利用該偵查法官值班時提出，報告人在偵查法官邦諾處實習時便發現邦諾法官收受的案件集中在某類型，原來是邦諾法官對該類型案件甚有興趣，地檢署檢察官私下在聲請前均會探探邦諾口風。因此檢察官會趁邦諾法官值班的那一個禮拜向其聲請（按偵查法官值班係以一週計【見附件七】），在這一週內檢察署所有聲請偵查之案件均由該偵查法官受理並收案，其餘非偵查法官身分之法官並不輪值班，因此地檢署檢察官會有選擇偵查法官機會，但檢察官遇有重罪現行犯遭逮捕，人犯一旦在押，檢察官並沒有任何選擇權利，要立即向該週值班偵查法官提出聲請書請求偵查，遇此情形，檢察官並沒有機會選擇偵查法官，純靠機率。

第五、也許會問，在重罪案件，檢察官既然沒有實質偵查權，那在案件中檢察官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按案件在偵查法官以起訴書（或稱之為交付審判書）向重罪法庭提出審理後，偵查法官便脫離案件主導，由檢察官接手在法庭上蒞庭論告。關於在審判前選任陪審團成員、重罪法庭論告、及在重罪法庭上與被告及其律師攻防都由檢察官主導，偵查法官並無參與可能。甚至在審判中，遇有爭執，偵查法官甚至可

能淪為證人在重罪法庭接受質問。

第六、因此從實質上看來法國的偵查法官工作內容等同我國檢察官工作內容，但卻是有身分保障之檢察官，換言之即是【披著法官外衣的檢察官】，而法國的檢察官則類似於我國現正大力推行之公訴組檢察官制度。而比較我國現行檢察制度下公訴組檢察官與偵查組檢察官，其二者擅長領域雖有不同，惟在偵查階段中，並沒有像法國檢察官與偵查法官間互動情形存在。詳言之，在我國偵查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間，就具體案件並沒有緊密聯繫之概念，二者間倒像是接力賽之交棒，可預見者會有一些問題產生。比如：公訴組檢察官對偵查檢察官偵查內容完全沒有制衡或支持餘地，公訴組檢察官僅能在偵查檢察官將被告提起公訴後，始依偵查檢察官偵查結果被動在法庭上論告。而法國則有不同，在偵查法官偵查終結，要將被告送入重罪法庭前，形式上須另以命令詳述理由命檢察官向偵查法官提出聲請起訴書，偵查法官再據此將被告提起公訴。就此，法國檢察官在對偵查法官提出聲請起訴前似仍有就案件表達意見機會，於此顯然與我國有所不同。

第七、雖然檢察官有可能對偵查法官命令其提出聲請起訴書有不同意見，但偵查法官並不受檢察官拘束，亦即偵查法官在以前揭命令通知檢察官對被告提出聲請起訴書，而檢察官在法定期間內未依照辦理，依法視為檢察官業已消極同意偵查法官之命令，偵查法官得逕行將被告交付重罪法庭審判，遇此情形，原檢察官仍可對上訴法院提出抗告。遇有抗告，案件審理須待抗告程序終結始得開始進行。但實際不會有此情形發生，因對檢察官而言，其對偵查法官提出聲請偵查時，原本即有對被告犯行存有某種程度確信始請求偵查法官發動偵查，而偵查法官偵查結果亦與檢察官認定事實相同，檢察官此時自無再為和自己意見

相反認定之理。再者偵查係由偵查法官主導，被告犯罪事證確鑿與否，偵查法官甚為清楚，檢察官對偵查法官偵查之案情較不熟悉，亦無法反對偵查法官上項偵查結果。而若被告犯嫌有所不足，偵查法官在偵查中自可以「NON-LIEU」命令結案。實際上並無檢察官原本認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請求偵查法官偵查，經偵查法官偵查結果亦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應行交付重罪法庭審理，檢察官反倒為相反意思示表存在情形。

但真若有此情形，應係檢察官對偵查法官偵查結果有所疑慮，亦即經過偵查法官偵查後，檢察官對其能否在重罪法庭以論告方式將被告定罪，有所懷疑，始有反對偵查法官命令情形存在。為解決此一問題，法國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五日修正後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二條條就以上情形有解決之道，亦即檢察官可以：

- 請求偵查法官用具體方法調查證明被告罪嫌之證據。
- 請求偵查法官准其在某一偵查行動時在場。偵查法官遇有此一請求，須在五日内為准駁與否。

因此，得知法國檢察官主要任務及戰場，乃在審判庭上，因之前業已提及法國陪審團成員及二名職業法官毫無接觸卷宗之可能（但審判長例外，因其須主導訴訟進行，只有他能事前閱覽卷宗），在法庭上如何說服陪審團成員相信被告是有罪者，因陪審團成員們腦中完全空白，能否說服陪審團全體成員，使他們相信偵查法官所寫之起訴內容，認被告罪證確鑿並將其定罪，完全取決於檢察官在法庭上表現。而法國檢察長評鑑檢察官優劣，也以法庭上論告表現優異與否為判斷標準，報告人就在艾孚地檢署檢察官會議上，親自聽到貝卡尼檢察長對檢察官基謝（Aude le Guilcher）讚譽有加，因為基謝在全法國矚目的波松殺人案件中【見附件八】，唱作俱佳，使波松受到無期徒刑加

上永不得假釋之判決。(註：法國沒有死刑，只有無期徒刑，但若無期徒刑再加上終身不得假釋，確實是法國刑法上最高刑度之重罪)。而全體檢察官也為基謝鼓掌叫好。

第八、再從法國偵查法官法文正式名稱為(JUGE D'INSTRUCTION)觀之，(INSTRUIRE) 這個字眼，法文含義為「調查」之意思，並無任何含有審判成分在內情形。僅因偵查法官係有法官身分保障，所以我國實務上均將偵查法官歸類為「預審程序」，但偵查法官其偵查方向不管起訴或不起訴，其結果並不受法院院長或檢察長影響，因而甚為獨立。(按：請勿拘泥於對偵查法官使用【起訴】此一用語，若不用【起訴】這個字眼，較相類似字眼應係【交付審判】，但前已說明這二個字眼均不足表達法國偵查法官在偵查後對案件處理之正式結果，管見仍以【起訴】為妥，此乃我在法國考察後思索所得，若未放棄腦海中既成檢察官起訴、法官審判等截然一分為二觀念，實在很難以我國刑事訴訟法觀念適應法國制度)。亦即，若具有政治色彩之法國各地檢署檢察長（因受法國總統席哈克直接任命，故不可能無政治色彩存在），想要對案件有任何左右，實際上困難度甚高。例如，某地檢署想要對某一政治人物發動偵查，檢察長固有可能將案件指定予其所親信檢察官，但其並沒有把握該案件進入偵查法官處，偵查法官偵查結果會繼續受地檢署掌控，因而在法國，政治力介入司法案件情形乃可以受到某種程度制約。除非偵查法官也和地檢署有某種程度默契，但基本上偵查法官有與檢察官不同之憲法上身分保障，這種情形實發生的比率應會減少。

第九、另外從偵查法官對外向檢察官所發的偵查命令及書類等用語及外觀觀之，偵查法官所作各種偵查作為，基本上等同我國檢察官實質偵查作為。例如：訊問證人、嫌疑人、被害人，及現場勘驗。搜索、扣押、電訊攔截、監聽、簽發搜索票等，亦係實

質上偵查作為，並不僅止於被動聽訟而已。附帶一提，就搜索程序而言，法國並沒有像我國一般有外觀上形式固定之搜索票令狀，警方欲行搜索時，除了符合緊急搜索要件外，一般均由偵查法官以命令(Ordonnance)發文命警方為之，此一命令發布對象並不包括受搜索人，警方行搜索時，僅須向受搜索人表示，我等係受某偵查法官某一號命令而來即可進行，檢察官在偵查階段並沒有搜索及逕命警方行搜索權限，又拘提、限制交往、強制身體檢查及短期羈押 (Gare d'VIE) 等權限亦一併由偵查法官行使之。(此一短期羈押制度甚為有趣，值得深入研究)。

第十、再加上偵查法官偵查時，適用偵查不公開原則，顯然其追訴犯罪色彩濃厚，又在偵查法官偵查過程，並不需要檢察官到偵查法官庭前執行職務，更足證偵查法官追訴被告色彩高過公平審理色彩，益見其並無持平聽訟可能。

從以上數點不同，報告人個人認為法國的偵查法官，實際上並不單純是預審法官性質，我國學界及多次考察團人員均認為法國的偵查法官即係預審法官，應係受法國偵查法官身分混淆所產生之誤會。(此一見解，可見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施主任檢察官海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吳檢察官慎志、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侯主任檢察官千姬、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郭主任檢察官學廉、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張主任檢察官熙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李主任檢察官叔芬、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張益昌檢察官、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許萬相檢察官等人於八十九年考察法國後，以考察法國「檢察官起訴裁量權及其監督機制」、及「偵查中辯護人制度」報告中第三頁至第四頁可見)

至於輕罪案件，其流程則有二種可能，一是由檢察官直接將案件送入輕罪法庭 (TRIBUNAL CORRECTION)，檢察官不須書寫起訴書或

聲請偵查書或聲請起訴書，逕以警方移送書附上地檢署公文，進入輕罪法庭當作審理依據，輕罪法庭審理時檢察官則須全程在庭，就被告罪名及條文等論告，因為此種案件被告犯行明確，證人及證據均已充分或被告業已坦承不諱並且檢察官對論告定罪有相當把握，所以檢察官不須要書寫聲請偵查請求書、聲請起訴書或起訴書。

另一種輕罪情形，檢察官則仍如前所述，向偵查法官書寫聲請偵查請求書（仍非起訴書），請求偵查法官就輕罪案件進行偵查。其原因在於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表面上看起來是輕罪，但案情仍然不甚明確，非經過調查，檢察官對未來論告並無把握能將被告定罪。又如前所述，檢察官本身沒有偵查權，不能偵訊被告，又非經偵查法官調查，檢察官顯然沒有使被告定罪把握，故仍有聲請偵查法官偵查必要。

輕罪案件須經偵查法官調查之另一個理由，乃在於案件表面上是輕罪，但實際上案情可能有發展性，亦即案件經過偵查後，有可能會發展成重罪。此種情形，案件也要聲請偵查法官進行調查。再依調查結果由偵查法官向輕罪法庭或重罪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再於法庭上進行論告。

但須附帶一提的是，偵查法官對複雜輕罪案件（須職業法官三人合議案件）及簡單輕罪案件（一人獨任審理案件），此時卻又搖身一變參與審判（但由同一偵查法官移送過來之複雜輕罪案件，原偵查法官並不能參與該案件審判），所以報告人在每週四下午，只見邦諾法官忽又搖身一變，從偵查不公開之偵查庭，到穿上法袍在公開審判之輕罪法庭上參與合議或獨任審判，剛開時的確是看得一頭霧水，但這也是法國法制特殊之處，說法國人生性浪漫但卻又心思細膩。

以上大約便是法國刑事訴訟法重罪與輕罪審理流程，至於前述須科處罰金之刑法及違警罰法案件：則是由所謂的警察法庭審理（TRIBUNAL DE POLICE）【見附件一之流程圖】，於此略過不提。因法國偵查法

官制度與重罪法庭陪審制有密切關連，因此在簡介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度前，有必要介紹該國偵查法官制，以資釐清，後始介紹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

十四、重罪法庭陪審制實際運作

在前面已大略清楚說明法國刑事訴訟制度流程，因而得知在法國有關重罪部分，在偵查法官完成偵查並製作書類後，最後均會進入重罪法庭由重罪法庭審理，本章要介紹的是報告人在諾曼第艾孚地方法院重罪法庭所親自見聞情形。首先，要說明的是重罪法庭在收到偵查法官所製作之【起訴書】(REQUISITOIRE DEFINITIF) (如前所述，或翻譯為【交付審判書】)後，重罪法庭審判長隨即依法國刑事訴訟法(簡稱C·P·P)規定進行以下程序：

- (一) 審判長最遲在言詞辯論五日前，應行訊問被告，決定羈押被告與否。(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二及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
- (二) 檢察官最遲在言詞辯論前通知被告陪審團選任會議清單。(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二條規定)。
- (三) 檢察官及被告、律師雙方最遲在言詞辯論二十四小時前，應互相提出證人及專家清單。(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一條規定)。
- (四) 重罪法庭開始審理。(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規定)。
- (五) 審判長在審判庭，對被告先為人別訊問。(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
- (六) 進行陪審團之選任程序，陪審團成員選出容後敘述。(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

選任完成後當日或隔日連續開庭一至七日（視案件繁雜）至宣判時為止。

- (七) 陪審團合議及判決結果宣示。(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二條規定)。判決後不須製作判決書，也不附任何理由。
- (八) 宣判有罪時，陪審團解散，職業法官三人當日繼續開庭為附帶民事訴訟之裁准，此時同一檢察官在附帶民事訴訟審理程序中亦搖身一變為國家律師，代表被害人向被告提出民事求償。

十五、陪審團構成

- 一、 陪審團成員選任：在法國陪審制，審判成員（廣義法官）組成共十二人，其中以三名職業法官為主體。另外再行選任具有公民資格之九名平民法官為陪審團成員。因陪審乃法國憲法規定每個法國公民應盡義務，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因此法國刑事訴訟法（CODE PROCEDURE PENALE C.P.P）第二百五條乃規定具有以下資格之人有成為陪審團成員義務。

—— 具有法國國籍者。

—— 年齡滿二十三歲者。

—— 得以行使民法、家庭及政治上權利者。

—— 具備法文閱讀及書寫能力者。(報告人不解為何沒有規定其成員須具有聽懂法語之能力，是否依舉重明輕法理，得以閱讀及書寫法文者，理應聽得懂法文)。

—— 但以下人員被排除在陪審團成員外，亦即以下之人強制不得為陪審團成員：

有同法第二百五十六條列舉規定事由如：

- 有受重罪判刑前科者。
- 或曾經輕罪判刑六個月以上之罪者。
- 或受到保護管束中之成年人。
- 或受到監護中之人（類似精神耗弱等）。
- 或在精神病院等處所中收容之人。均不具資格成為陪審團成員。

—— 有同法第二百五十七條規定情形者：

- 如政府官員、國會議員、職業法官檢察官、警員及在監獄服務之人及軍人等。
- 五年內未曾當過陪審團成員。（同法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條規定）。

—— 雖然法國公民有成為陪審團成員之義務，但有以下情形者，法國刑事訴訟法亦同時賦予該人有拒絕陪審權利：

- 年紀超過六十歲者。
- 有被承認重大不得陪審理由，但須非屬信仰上理由。
- 主要戶籍地不在陪審法院轄區者。

但有以上資格之人成千上萬，究竟其陪審團成員如何產生？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九名陪審團成員係由法國選舉人名冊中

抽籤選出【照片十二、十三】。舉例言之，在艾孚市，其市政府原本即有法國總統大選選舉人名冊，在名冊上每個選舉人均有其固定編號，重罪法庭庭長乃依此編號，照順序在審判期日前通知符合上述規定平民至少三十人前來艾孚市重罪法庭進行基本人別訊問，有不符上述規定者，庭長即將之剔除，直至符合陪審要件之三十人名單出現。重罪法庭庭長再從這三十人中，在檢察官及被告及其律師面前抽出九人，當作陪審團成員。因重罪法庭審理案件，係經年累月進行，且不只有一重罪法庭，又陪審團成員係隨機進行抽籤，沒有任何人有可能得知案件將由何人陪審，況且案件真的速審速決，無法從事前關說，縱使承審之職業法官亦無法具體掌握全部陪審團成員狀況。

更何況重罪法庭庭長在抽籤過程中，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七條又給予檢察官及被告二方面有【拒絕】(récuse)陪審團成員權利，而這種拒絕陪審團成員之權利，依刑事訴訟法規定並不須要附上任何理由，且依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八條規定，在檢察官方面拒絕陪審團成員之權利最多可以行使四次，而被告及其律師方面，總共可以行使五次。在二方面各自行使拒絕權後，審判長仍須再行補足遭拒絕之人數至法定之九名陪審團成員，並選出二名備用陪審團成員，以備不時之需。

至於檢察官拒絕陪審團成員，並不須要任何理由，報告人在和美斯樂檢察官參與陪審團審前會議時，親眼見到美斯樂檢察官拒絕了二位陪審員，一位是年約四十歲之男性，一位是二十多歲具有非洲血統之成年男子，報告人事後和美斯樂檢察官用餐之時，偷偷問他為何拒絕該二人成為陪審團成員？美斯樂檢察官笑著說：「密契爾(報告人法文名字)，你知道嗎，在強姦案件中，我們檢方的立場不喜歡由男人來參與陪審，如果有女性陪審團成員出線，女人基於同理心，比較會同情女性被害人講的話，表決刑期時會較重，檢方勝訴機率較高，你沒看到那個男人，看起來就不像會同情女人的樣子」。

「那另一個黑人呢？」我繼續追問。

「因為他長得太醜了，我就不喜歡，沒有任何理由。」我聽了大笑，美斯樂聳聳肩說。

「那如果陪審團成員選任後隔日不來陪審開庭，有何後果？」我又問。

「其實也沒什麼，頂多就是處罰十歐元而已，根本沒什麼」我聽了之後覺得處罰太輕了。

「密契爾！很多法國人聽到法院通知就很害怕，不知道會有何後果，像剛剛那被抽中陪審的牙醫不就是以工作繁忙為由，向穆沙審判長聲請不必陪審嗎！要是我抽中就不要來，罰個十歐元對牙醫來講根本沒什麼，生意比較重要，不是嗎，又你可不要跟他講只罰十歐元而已喔！」美斯樂說。

「喔！不會的。」我還真的回應美斯樂，我心想我那可能認識那牙醫。

二、 開始審理：在完成陪審團成員之選任之後，全體陪審員須就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四條規定，為下列宣誓：

—— 誓以最謹慎的注意檢視被告遭受之指控。

—— 未為不利及有利被告之行為。

—— 未在被告所經營公司上班。

—— 未曾是被告之被害人。

—— 保證不與被告接觸直至宣判。

—— 不聽對被告仇恨及對被告兇惡之言論。

- 不害怕被告也不對被告心生喜愛。
- 謹記被告有無罪推定和遇有懷疑時有利被告之原則。
- 依檢方指控及被告防禦，並被告責任能力及心理狀況公正判斷。
- 並保守陪審團合議之內容。

以上乃每一個陪審團成員在成為陪審員後，坐上重罪法庭審判台前【照片十四】所應宣誓的。之後便展開重罪法庭之陪審：

三、 重罪法庭陪審係以言詞辯論為開始 (Debats)。

言詞辯論有以下諸原則：

- 言詞辯論以口語為之，此勿庸解釋。
- 言詞辯論公開為之。
- 被告須有律師辯護 (指強制辯護)。
- 辯論規則係連續不斷，直到陪審團作出判決為止。
- 言詞辯論由重罪法庭庭長主導進行。其順序係先由庭長對被告為人別訊問、緊接者再由證人及專家作聽證 (auditionne，前已提及法國的刑事案件，每件都有被告的心理狀況分析，所以每個案件中都需心理分析師在法庭上分析被告之精神狀況)。之後提示證據由被告律師為被告辯護、最後再由檢察官來論告 (réquisition) 給予被告重重一擊。就辯論順序，由檢察官排最後一輪，往往能達

到審判最高潮，實在有其特殊處。在這之後法庭宣布休息十分鐘【照片十五】，審判至此可能已至夜間，但無論如何一定要在當天審判完畢直接宣判，若不能當天審理完畢，則隔天一定要繼續開完庭，直到言詞辯論程序結束宣判為止，我有好幾次就因重罪法庭審理至夜間九時才結束，始自行步行由市中心走向森林內的旅館。

十六、陪審團之合議 (LES DÉLIBÉRATION)

陪審團成員在言詞辯論結束後，即至重罪法庭庭長辦公室進行合議程序，合議之組成仍以三名職業法官及參與陪審之九名平民法官一起為之，在合議結果出來之前，任何陪審團成員均不得離開合議庭（同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五十五條）。而其等合議係先針對被告有罪與否進行表決，若有罪則進行刑期表決。表決係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每張選票外觀清楚分開且陪審團成員順序投票並秘密為之，又每張選票在投票揭曉結束後立即銷毀（見同法第三百五十六條）。

合議之行使既以投票為之，首先須對被告有罪與否進行表決。對被告有罪認定最少需要有全部十二張票中之八票贊成票，若職業法官三票贊成被告有罪，則須有另外五票陪審團成員支持始得將被告定罪。如果未能獲得至少五票之陪審團成員支持，被告即獲判無罪，被告有在押者隨即當庭釋放。

但在合議庭投票後進行開票中，只要對被告不利票數開出了八票，其餘之票數即不再揭曉，因此在所有宣告有罪陪審案件中，其判決結果都是八票為基礎。絕無可能出現全部陪審團成員及職業法官共十二票一致支持被告有罪之情形。也許陪審團成員及職業法官心中全部支持被告有罪判決，但結果並沒有辦法顯現出來最終票數。因此也沒有人可以知道到底在案件中，被告有罪與無罪之票數最終比例到底是多少，或某一張有罪選票開出的是否就是某一個特定陪審員所投出的，

因為還有選票還未開出，結果就已經出爐。這種作法，倒是令人耳目一新。有一次在陪審團合議宣判後，我跑去找穆沙審判長，問他說「陪審團成員究竟是以多少比多少宣判波松有罪呢？」。

「我也不知道。」穆沙審判長很平和的回答我。

「是因為要保密嗎？」我繼續追問，我以為穆沙不想告訴我內情。

「不是的，是因為開票結果，達到八張被告有罪之有效票後，我們就不繼續開票，反之若連續開出第五張無罪票，我們也不再往下開，我們不需要知道全部的結果，審判不是球賽。」，穆沙審判長嚴肅的回答我。

真有一套，在法國人此種設計中，任何案件有罪宣判，被告永遠是八票定罪，沒有人知道被告是被八票比幾票定罪，除非先開出的全部都是四張無罪的選票，此時才有可能得知被告是以八比四票的結果落敗，法國人的腦袋果真有些特別，真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國度，即便是司法制度設計，亦是令人嘖嘖稱奇。

陪審團成員在合議程序為被告有罪認定後，即將選票銷毀，緊接著便繼續對被告刑度進行表決。（此見諸法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二條規定）。該條規定表決被告刑度之程序係先從最重刑度表決起，若未獲支持，乃逐次往下一刑度表決，以殺人罪重罪最重刑為無期徒刑舉例：

* 宣告最重刑度，即無期徒刑之罪，須有大多數決之九票一致通過。若一致通過最高刑度即定案，不再往下一刑度表決。

* 若未達九票時，即表示陪審團成員認宣判刑度太高，此時再就下一個法定刑度三十年表決之（法國有期徒刑不得逾三十年），至少要有八票通過，始得宣告。若再不通過，再逐年往下至最

低刑度，多數表決通過為止。

十七、不須裁判書的法國刑事訴訟制度

依我等經驗，被告經過正式審判且經判處罪刑，法官應製作判決書，詳細說明其據予定罪理由，以昭折服被告，此似為天經地義之事。但法國重罪法庭制度，於宣判後，承審法官即審判長及二位陪席法官，沒有任何撰寫判決書義務，平民法官更無須撰寫判決書。因此被告僅知其遭受判處之刑度，並不須要知道其遭受判刑之理由，從而法國重罪人犯都沒有判決書可以拜讀。因所有判決理由都是千篇一律「我等陪審團相信某某的確於某某時間犯下某某罪」。

考其最深哲理無非是「相信與否」，其餘理由均屬多餘。因信者恒信，不信者恒懷疑，以凡人身分要如上帝般從事審判工作，基本上審判隨即帶有宗教色彩在內。既有宗教色彩在內，多少還是有主觀之成分存在。而與其由職業法官、獨任或合議法官等三人合議，不如由無固定人選，由不同行業、不同背景、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產生之陪審團員來下判斷，更能從客觀上降低或稀釋審判者之主觀成分。

反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法官須撰寫判決書，且判決書書寫須四平八穩、符合一定格式，不得稍有逾越，否則即撤銷發回再查，在法國人看來是匪夷所思。因此造成我國法官重視判決書寫作，而輕忽法庭活動落實，日以繼夜寫作判決成為主要工作，法庭活動成為表面文章，其結果裁判者淪落為寫作者，角色顛倒而不自知。（見陳志祥法官於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發表於律師雜誌文章【論刑事判決書之風格爭議及其若干問題】）。

另以我國刑事法官裁判書所用文字艱深難懂，有時不僅平民看不懂甚至連法官也有看不懂的時候。再加上書寫判決書時間太過耗時，訴訟遲延部分原因即在於此。體驗我國正面臨刑事訴訟制度變革十字路

口，司法院及法務部大聲疾呼人力不足之際，何不學習法國人作法，釜底抽薪，採行重罪法庭陪審制，讓法官不再撰寫判決書，專心於審判庭上案件審理，而非「開庭十分鐘、退庭寫作十小時」，而無法落實法庭活動，再有長篇大論，當事人也難以折服。

又誠如陳志祥法官前揭文所述：「老師在學校任教，只須授課，最多在學期之初，提出教學大綱，亦不必逐堂製作教學理由書，以其在作育英才，係受信任之專業人員。醫師在臨床上診斷，只須診斷，最多依診斷結論下處方，如同判決主文，並不需針對每一病人製作診斷理由書，以其在濟世救人，係受信任之專業人員。」。此雖係在不同制度下所生看法，唯其理由實與法國所採不須製作判書一事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重罪法庭實習某日正午，我在流經艾孚市地方法院塞納河下游旁【照片十六】，又見到重罪法庭穆沙審判長，在河旁樹下見河中野鴨戲水，神情輕鬆愉快。

「Ça va Michel !」穆沙審判長問我。

「Tre bien !」我回答說。「審判長，我想請問您一個問題」。

「請說。」穆沙審判長狀甚愉快的說。

「重罪法庭審判結果既沒有判決書，但如果被告或檢察官上訴時，上訴法院如何處理呢？」

「我們就把審判卷宗往上送即可，第二審上訴也是陪審團制，同樣的情形再來一次」穆沙回答我。

「但上訴法院如何得知你們評議之最後內容？」

「問得好，跟我回辦公室，我影印一件我當審判長所設計之評議題目

給你」。

因此我便得以知曉陪審團合議庭合議之進行係依審判長詳閱卷宗後所設計之內容進行表決，以斷被告罪刑成立與否，惟嚴格來說此一合議程序中唯一記錄，亦不算判決書或判決理由書。【見附件九、十，此一資料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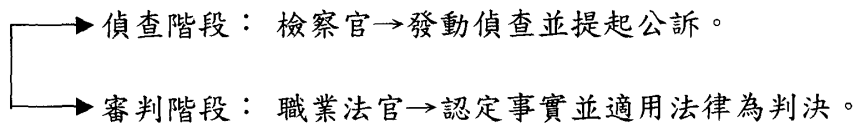
在不須書寫判決書之法國司法制度中，法官得以在假日安排休閒，下班後也不需攜帶卷宗回家繼續加班書寫。法官也不負有以判決書折服被告之神聖任務，被告也沒有對判決失望而對司法懷恨理由。可知法國刑事司法制度確實是人民的司法，而不僅僅屬於受過法律專訓練自稱為法律人之司法，原來司法制度可以運作得如此浪漫，能不令人嚮往嗎？

十八、結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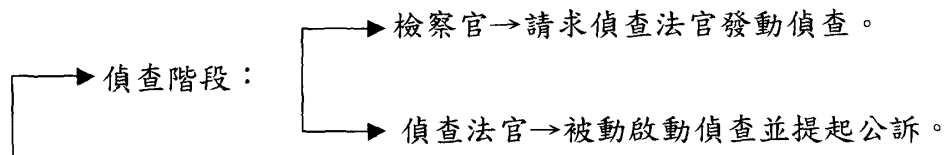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一日修正施行後，刑事訴訟程序將由目前二分法改為三分法，亦即法院審判將有交互詰問審判程序、簡式審判程序及不經審理之簡易判決處刑程序。此一改革誠屬重大，惟改革焦點之一乃在引進（或落實）交互詰問這一制度上，而引進交互詰問進行改革之真正目的係要讓檢察官由偵查庭走向法庭，在法庭上全力進行攻防而不缺席，藉以提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感，此一改革方向固屬正確。但在改革同時也出現了改革的排擠效應，如法務部及司法院抱怨人力不足問題、法官方面有審判即將大幅延滯疑慮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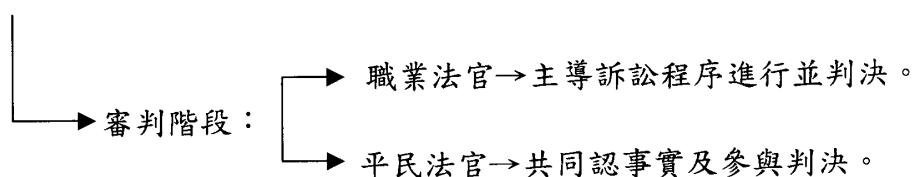
即便此一交互詰問制度果真成功實現於我國，但對我國司法為人所詬病法官審判遲延與過度自由心證及檢察官揮之不去受政治人物干預等問題仍無法真正解決。

參考法國人所設計刑事訴訟制度，可見其巧思存在。亦即法國司法制度雖賦予其檢察官有發動偵查權限，但為防止檢察官受政治力量介入而恣意啟動偵查，遂在實質偵查階段引進偵查法官制度，用以制衡檢察官，檢察官啟動偵查並不能拘束偵查法官之偵查結果。而在審判中為削減法官認定事實之權力，又引進平民法官陪審制，來與職業法官共同認定事實。因此法國刑事司法制度並不像我國般截然一分為二：



而係一分為四：





如此區分好處在於：權力制衡。檢察官與偵查法官間有制衡關係存在，而陪審團與職業法官間亦存在某種程度制衡關係，因此政治力介入可能性乃大幅降低。又因為法官構成係全體法國公民，其來源不虞匱乏，絕無法官人力短缺問題存在，且更深一層意思乃在於，藉著平民參與審理及判決，更足彰顯司法並不偏離人民的法律感情，表明法國司法的確是「法國人民的司法」。再者就案件連續開庭，速審速決，法官不須書寫判決書等配套措施，法院絕無訴訟遲延問題，而司法亦因此少為人垢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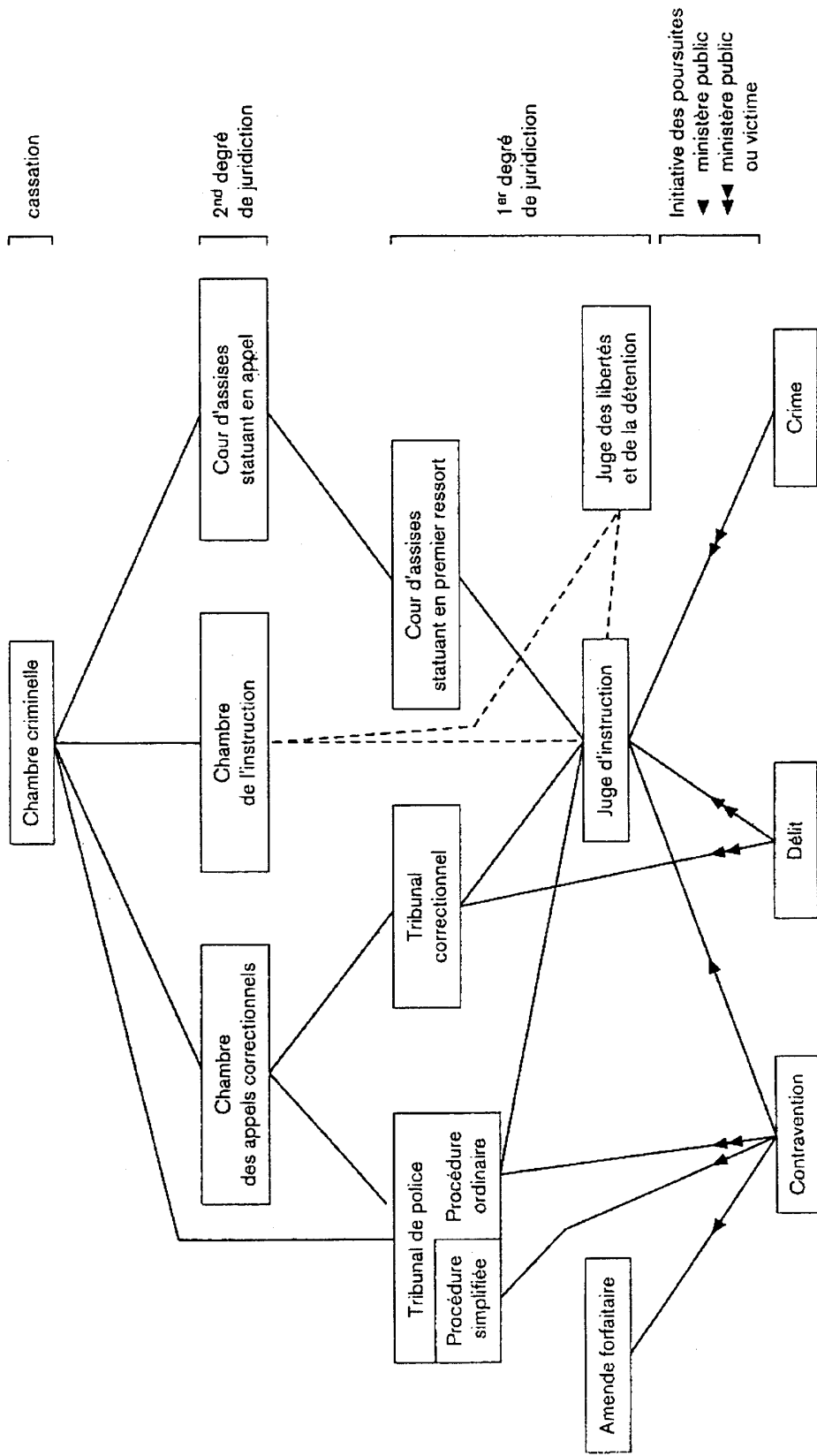
報告人本次前往法國諾曼第地方法院考察，就法國偵查法官制度有所瞭解後，啟發報告人對我國現行偵查階段，將檢察官區分為偵查檢察官及公訴檢察官此一作法之淺陋看法。亦即：在我國偵查階段，應加強偵查檢察官與公訴檢察官之橫向聯繫。換言之，偵查檢察官在偵查啟動時（即分案時）即應對應特定公訴組檢察官，亦即該特定公訴組檢察官就其未來應行公訴案件，若可預見在審判中會遭遇到何種困難情形，應許其有在偵查中表達意見機會，請求偵查檢察官為某種偵查作為，因此關係到公訴檢察官在法庭上論告表現，而偵查檢察官亦不得拒絕，其二者間雖無制衡觀念，然亦不可放任各自努力，而削減力量。

又關於法官人力不足及判決書製作等問題，管見亦認為我國似可採取法國重罪法庭陪審制度，以現成中華民國公民充任平民陪審法官，即無法官人力不足問題。再加上重罪法庭法官不必書寫判決書等作法（但其餘法庭，如輕罪法庭等法官仍須撰寫判決書），司法公信力及為人垢病等問題應可迎刃而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國司法改革，雖已全面轉向美式司法制度。惟世界何其之大，兌兌諸公，何不暫時停下腳步。轉頭看看美國人以外其他先進文明國家，如法國等係如何運作其刑事司法制度，以求周延，且法國制度其運作結果亦不稍遜於美國！以上幾點，乃報告人本次在法國諾曼第地方法院考察後粗淺心得，仍請司法先進不吝指正賜教。



Schéma de l'organisation judiciaire pénale de droit commun des adultes



附件二

Cour d'Appel de ROUEN

—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ÉVREUX

RÉQUISITOIRE INTRODUCTIF

—
Parquet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ès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ÉVREUX,

Vu les pièces jointes : procédures n° 2001/004811
établies par [] le Commissariat [] la Gendarmerie
d'ÉVREUX
en date du : 11 août 2001

Attendu qu'il en résulte contre : 1) BOSSON Julien
2) BOSSON Françoise

Des présomptions graves de : violences volontaires avec arme ayant entraîné une ITT
supérieure à 8 jours en récidive (1), complicité de violences volontaires ayant entraîné une ITT
supérieure à 8 jours (2), transport prohibé d'arme de la 7^{ème} catégorie (1)

faits commis à ÉVREUX le 11 août 2001
en tout cas sur le territoire national et depuis temps non prescrit, au préjudice de
HANOUT Christophe

Vu les Articles 222-11, 222-12 10°, 222-44, 222-45, 222-47, 132-8, 132-10, 121-6 et 121-8 du
Code pénal et l'article 111 du Décret 95 589 du 6 mai 1995;

Vu l'Article 80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REQUIERT qu'il plaise à Monsieur le Juge d'Instruction informer par toutes voies de droit et
bien vouloir saisir le 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Détention aux fins de placement en détention provisoire
des intéressés.

Fait à ÉVREUX, le 12 août 2001

/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REQUISITIONS AUX FINS DE MISE EN ACCUSATION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Attendu qu'il résulte de l'information charges suffisantes contre :

Thierry LISSILOUR :

* d'avoir à Croth entre 1993 et le 1^{er} mars 1994, commis des actes de pénétration sexuelle, en l'espèce des pénétrations vaginales, des actes de sodomie et des fellations, sur la personne de Nadia TESSON, mineure de quinze ans comme étant née le 3 août 1980

crime prévu et réprimé par les articles 332 de l'ancien code pénal en vigueur au moment des faits et les articles 222-23, 222-24, 222-44, 222-45, 222-47 et 222-48 du Code Pénal en vigueur depuis le 1^{er} mars 1994.

* d'avoir à Croth entre le 1^{er} mars 1994 et le 3 août 1995 commis des actes de pénétration sexuelle, en l'espèce des pénétrations vaginales, des actes de sodomie et des fellations, sur la personne de Nadia TESSON, mineure de quinze ans comme étant née le 3 août 1980
crime prévu et réprimé par les articles 222-23, 222-24, 222-44, 222-45, 222-47 et 222-48 du Code Pénal.

* d'avoir à Croth entre le 3 août 1995 et le 31 décembre 1996 commis des actes de pénétration sexuelle, en l'espèce des pénétrations vaginales, des actes de sodomie et des fellations, sur la personne de Nadia TESSON, avec cette circonstance qu'il avait autorité sur la victime comme étant le nouveau compagnon de sa mère
crime prévu et réprimé par les articles 222-23, 222-24, 222-44, 222-45, 222-47 et 222-48 du Code Pénal.

Mariane CORMIER :

* d'avoir, à Croth, entre le 1^{er} janvier 1994 et le 1^{er} mars 1994, ayant eu connaissance d'un crime dont il était encore possible de prévenir ou de limiter les effets, ou dont l'auteur était susceptible de commettre de nouveaux crimes pouvant être empêchés, omis d'en informer l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ou judiciaires ;

délit prévu par l'article 62 de l'ancien code pénal en vigueur au moment des faits et les articles 434-1 et 434-44 du code pénal en vigueur depuis le 1^{er} mars 1994.

* d'avoir, à Croth, entre le 1^{er} mars 1994 et le 31 octobre 1999, ayant eu connaissance d'un crime dont il était encore possible de prévenir ou de limiter les effets, ou dont l'auteur était susceptible de commettre de nouveaux crimes pouvant être empêchés, omis d'en informer les autorités administratives ou judiciaires ;

délit prévu par les articles 434-1 et 434-44 du code pénal.

Vu les articles 175, 176 et 181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Requiert qu'il plaise à M. le Juge d'instruction bien vouloir ordonner la mise en accusation de Thierry LISSILOUR et Mariane CORMIER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de l'Eure ;

Ordonner prise de corps contre Thierry LISSILOUR ;

Ordonner enfin que les pièces à conviction dont il sera dressé un état seront transmises au greffe de la Cour d'Assises de l'Eure.

Fait au Parquet d'Evreux, le 4 septembre 2002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

Jean BERKANI



199 14 14

République Française
COUR D'APPEL DE ROUEN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Juge d'instruction : Benoît LHUISSET
Parquet : Laurence LAPLAC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PARQUET
DU PROCUREUR
DE LA REPUBLIQUE**

REQUISITOIRE DEFINITIF

AUX FINS DE
MISE EN ACCUSATION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N° Parquet : 99014404
N° Instruction : 2/99/89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ès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Vu les pièces de l'information suivie contre :

Thierry LISSILOUR

Né le 24 octobre 1962 à Dreux (28) ;

Placé sous mandat de dépôt du 4 novembre 1999 au 19 novembre 1999 ; sous contrôle judiciaire depuis cette date ;

Mis en examen des chefs de Viols sur mineure de quinze ans par personne ayant autorité ;

Mariane CORMIER

附件五

COUR D'APPEL DE ROUEN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PARQUET

RÉQUISITOIRE DÉFINITIF AUX FINS
DE NON-LIEU

N° de l'Instruction : 2/01/23
Cabinet de M. Benoît LHUISSET, juge d'instruction

N° du Parquet : 01014061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près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Vu les pièces de l'information suivie contre :

X

du chef de Vol en réunion et avec dégradation, violences en réunion et avec arme
avec ITT inférieure à 8 jours, transport et détention d'armes des 5èmes à 8^{ème} catégorie,
recel de délit

Réquisitoire Introductif : 7 mai 2001
OSC : 21 août 2001

附件六

COUR D'APPEL DE ROUEN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CABINET DE BENOÎT LHUISSET
JUGE D'INSTRUCTION

ORDONNANCE DE SOIT COMMUNIQUÉ

N° du Parquet : . 01010323 .

N° Instruction : . 2/01/38 .

PROCÉDURE CRIMINELLE

Le 30 Avril 2002,

Nous, Benoît LHUISSET, juge d'instruction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étant en notre cabinet,

Vu l'information suivie contre :

-M. GICQUEL Gérard

Détenu à EVREUX : 28/06/01

Mandat de dépôt : 28/06/01

ayant pour avocat : Me Marie-Sophie CARRIERE

- Personne mise en examen -

du(des) chef(s) de :

-> Concernant M. GICQUEL Gérard

viols et agressions sexuelles sur mineurs de 15 ans prévus et réprimés par les articles 222-23, 222-24, 222-44, 222-45, 222-47, 222-48, 222-48-1, 222-22, 222-29 et 222-31 du Code Pénal

Ordonnons que le dossier soit transmis immédiatement à M.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aux fins de réquisitions ou avis sur :

Supplétif pour faits nouveaux (art. 80) et en l'espèce, les faits dénoncés par Ludivine PREVOST susceptibles de constituer des atteintes sexuelles aggravées



VU PAR LE PARQUET

Requérons que M. Gérard GICQUEL soit, de manière supplétive, mis en examen pour les faits dénoncés par Ludivine PREVOST

Evreux, le 30 avril 2002

Le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MINUTE

roulinst

COUR D'APPEL DE ROUEN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Des minutes du Secrétariat-
Greffier de Grande Instance, il
résulte littéralement ce

ORDONNANCE

Nous, Daniel TARDIF, Président d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VREUX,

Vu l'article 83 du code de procédure pénale, modifié par la loi n° 93-1013 du 24
septembre 1993,

Vu les nécessités du service,

Vu l'urgence,

ARTICLE 1

Désignons les juges d'instruction dont les noms suivent :

du lundi 14 janvier 2002 à 9 heures au lundi 21 janvier 2002 à 9 heures
Monsieur Benoît LHUISSET, Juge d'instruction

du lundi 21 janvier 2002 à 9 heures au lundi 28 janvier 2002 à 9 heures
Monsieur Ludovic LECLERC, Juge d'instruction

du lundi 28 janvier 2002 à 9 heures au lundi 04 février 2002 à 9 heures
Madame Céline CHARLOUX, Juge d'instruction

NORMANDIE

19, place du Général-de-Gaulle, 76187 Rouen Cedex. Tél. 02.35.14.56.56.
Reportage régional: Tél. 02.35.14.56.41. Fax 02.32.08.09.83.
e-mail: reportage@paris-normandie.fr

Perpétuité au tueur en série de l'Eure

La cour d'assises de l'Eure a prononcé hier la peine maximum, la réclusion à perpétuité, à l'encontre de Louis Poirson rattrapé par son passé criminel... et déjà par son futur.

A la veille de son procès, Louis Poirson s'attendait à la perpétuité. Mauvais pressentiment ou regard lucide sur son parcours jalonné d'extrêmes violences ?

L'avocat général avait requis la peine maximum, assortie d'une période de sûreté de vingt-deux ans, pour le double meurtre de Jeannine Villain, 67 ans et de sa fille Monique, 44 ans, « qui ont eu pour seul tort d'irriter Louis Poirson ». Les jurés l'ont parcellément suivi.

Le cuseura relaté cette journée du 30 août 1995. Il s'en souvient comme si c'était hier, la raconte comme il ferait le récit d'un banal dimanche à la campagne. Vers midi, le tailleur de pierre de Mantes-la-Jolie se rend au café de Chaufour-lès-Bonnnières (78). Là, « le p'tit roquet s'est mis à aboyer, à aboyer. Ça commençait à me saouler doucement ». A l'idée que des gens puissent dépenser des fortunes pour enterrer leur chien, il décide, la rage au ventre, d'aller casser des tomates au cimetière animalier de Douains. C'est là que

Jeannine et Monique Villain le surprennent en train de dégrader le local du gardien. « La plus jeune disait : « Viens, on va prévenir les gendarmes. » Ça s'est passé en une seconde, j'ai fait l'amalgame direct, gendarmes-prison. Tout s'est enchaîné à partir de ces mots-là. »

« Voyage au bout de l'horreur »

Tout, c'est « le voyage au bout de l'horreur », dira Me Vincent Picard, avocat de Michel Villain, partie civile. Poirson, qui vient de passer dix ans en prison pour neuf viols commis à Strasbourg en 1983 et 1984, voit rouge. C'est à cause de Monique Villain, qui a eu l'audace de lui tenir tête, que « la tension est montée crescendo et ça a dégénéré, malheureusement ».

L'agresseur ligote ses victimes, les séquestre dans le coffre de leur Citroën BX et roule, « le plus loin possible », s'arrêtant plusieurs fois en chemin pour « qu'elles se calment, qu'elles comprennent qu'il fallait que ça s'arrête là ». Leur calvaire a duré, jusque

dans cette clairière isolée de Neuilly (27), où Monique a succombé, sous les yeux de sa mère, étouffée à l'aide d'un sac plastique. Jeannine aussi mourra après « une lente agonie » décrite par le médecin légiste, égarée.

Poirson incendie les corps « pour masquer les empreintes ». « Pour compliquer l'identification des victimes », préfère l'avocat général qui, compte tenu de la méticulosité observée dans la dissimulation des preuves, réfute l'argument de la panique et de l'énerverment, utilisé comme un bouclier par l'accusé. En fait, relève Aude Le Guilcher, citant un expert psychiatre, « quand il n'est pas contrarié, tout va bien ».

Le parquet ne le croit pas non plus quand il maintient qu'avant l'exécution, il « n'avait pas l'intention de leur faire de mal » mais voulait juste « leur faire peur ». Exactement le même mobile invoqué par Poirson dans l'affaire des trois auto-stoppeuses enlevées en 1996 sur une route de Yvelines, pour laquelle

il a purgé une peine de trois ans. Si ce n'est le crime sexuel, n'est-ce donc pas le désir de « terrifier ses victimes » qui le motive, s'interroge Me Picard.

Un procès en perspective

L'avocat général ne pouvait enfin requérir sans inviter la cour à mettre en perspective les meurtres de Douains, en tenant compte du passé criminel et du futur de Louis Poirson. Condamn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pour l'agression d'une douzaine de femmes, il est suspecté du meurtre de deux dames âgées de 73 et 79 ans, en 1999, ainsi que d'un viol et d'un rapt avec séquestration.

Son avocate Me Guylène Grimaud met en garde contre toute tentative de « préjuger des faits pour lesquels il sera jugé à l'avenir », et plaide la « crédibilité » de son client, « ni sadique, ni pervers », prêt à suivre une thérapie. Louis Poirson a, lui, exprimé ses regrets vis-à-vis des victimes et de leur famille, et pour sa dernière concubine. Ses derniers mots avant de fondre en larmes.

SAADINE GROSJEAN



Dans ses réquisitions, l'avocat général Aude Le Guilcher a invité la cour à tenir compte du casier judiciaire de l'accusé et des dossiers en cours (Photos PN/Jean-Marie Thuillier)



Michel Villain, emprisonné à tort pendant près de trois ans, était soutenu hier par sa campagne (à gauche) et défendu lors de ce douloureux procès par Me Picard

Les parties civiles dos à dos

Michel Villain, 47 ans, et Christian Villain, 25 ans, se partageaient le banc des parties civiles face à Louis Poirson. Le père et le fils se détestent cordialement et leur audience n'aura apporté au procès que la mesure du différend qui les sépare : une sombre histoire d'héritage et d'indemnités perçues par Michel Villain après le décès de sa mère et de sa sœur.

Ce qui les unit, c'est encore leur statut de victimes, Michel le premier. « A la suite d'une accusation portée par Véronique Delaporte, la campagne de son fils, et relayée par son fils, Michel Villain a été incarcéré pendant près de trois ans », rappelle son avo-

cat Me Vincent Picard (lire PN d'hier). « Il était le coupable idéal », et « c'est dans la violation de la présomption d'innocence qu'il est victime d'une erreur judiciaire », affirme l'avocat.

Pour la défense du fils, Me Xavier Hubert rectifie. « Christian Villain n'est pas le dénonciateur de son père », mais « victime d'un tourbillon judiciaire » en 1998, il n'a émis l'idée de la culpabilité de son père que sous la pression d'une garde à vue prolongée, alors qu'il était âgé de 19 ans, plaide Me Hubert. Et lui aussi a fait l'objet d'une incarcération, mis en examen pour complicité de meurtre

Mais au-delà de la défense des intérêts individuels de chacun, les deux avocats se sont retrouvés sur le fond du dossier, qui « a touché aux limites de l'humain » pour Me Picard, et propulsé l'assistance « de plein fouet dans l'horreur », estime Me Hubert. Tous deux pointent les explications douteuses de l'accusé. « Louis Poirson a eu cent fois l'occasion de cesser ce massacre, de revenir dans le camp des hommes », estime Xavier Hubert. « Quel monstre est-il ? Vous avez une certitude, conclut-il en s'adressant aux jurés, c'est qu'il n'est pas malade. » Et jus qu'à présent hostile à tout suivi thérapeutique

<i>Accusation contre DUBOC Jean-Luc</i>	
<i>QUESTIONS</i>	<i>REPONSES</i>
<p>1) L'accusé Jean-Luc DUBOC est-il coupable d'avoir à VAL DE REUIL, entre le 1er janvier 1990 et le 31 décembre 1995, commis sur la personne d'Alexia DREUX, par violence, contrainte, menace ou surprise, des actes de pénétration sexuelle de quelque nature qu'ils soient ?</p> <p>2) Alexia DREUX était-elle,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1, âgée de moins de 15 ans ?</p> <p>3) Jean-Luc DUBOC avait-il,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1, autorité sur Alexia DREUX, comme étant le concubin puis le mari de sa mère et habitant avec elle?</p> <p>4) L'accusé Jean-Luc DUBOC est-il coupable d'avoir à VAL DE REUIL, entre le 1er janvier 1990 et le 31 décembre 1993, commis un acte de pénétration sexuelle, par violence, contrainte, menace ou surprise, sur la personne d'Alexia DREUX ?</p> <p>5) Alexia DREUX était-elle,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4, âgée de moins de 15 ans ?</p> <p>6) Jean-Luc DUBOC avait-il,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4, autorité sur Alexia DREUX, comme étant le concubin puis le mari de sa mère et habitant avec elle?</p> <p>7) L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4, ont-ils été commis par plusieurs personnes agissant en qualité d'auteur ou de complice?</p>	

附件十

QUESTIONS	REPONSES
<p>8) L'accusé Jean-Luc DUBOC est-il coupable d'avoir à PONT DE L'ARCHE et VAL DE REUIL, entre le 10 juillet 1986 et le 31 décembre 1991, commis sur la personne d'Harmonie DREUX,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exemptes d'acte de pénétration ?</p> <p>9) Harmonie DREUX était-elle,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8, âgée de moins de 15 ans ?</p> <p>10) Jean-Luc DUBOC avait-il, à la date des faits ci-dessus spécifiés question n°8, autorité sur Harmonie DREUX, comme étant le concubin de sa mère et habitant avec celle-ci ?</p>	